

# 2023年铁皮鼓读后感(精选5篇)

读后感，就是看了一部影片，连续剧或参观展览等后，把具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么下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读后感精彩范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 铁皮鼓读后感篇一

从昨日到此刻，我一向沉浸在君特格拉斯制造的氛围中，难以平静。刚开始看他在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品《铁皮鼓》时，我是吃力的，我感觉始终找不到那个高度的作品就应带给我的震撼，有几次都想放弃。

此刻看来何其浅陋！但是，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对诺贝尔文学奖是高度尊重的，我相信那些遥远的评委必须是这个世界上最有眼光的。《铁皮鼓》必须有它的不凡之处。

在接下来的阅读中，我才感觉《铁皮鼓》像一头挟风带雨的雄狮，只但是开始是匍匐的，是不动声色的，一俟风吹草动就呈现了它无可抵挡的霸气。在我多年的阅读中，我看见很多优秀作品，但是，绝大部分我都会有一种“我也能做”的感觉，我觉得时机成熟我能模仿他们，只有《红楼梦》让我望而兴叹，再就是《铁皮鼓》。我感觉我做不到，君特格拉斯制造了我难以攀援的高度，我仰望并深深尊重。

尤其让我深感奇怪的是，我看完《铁皮鼓》，鼻子通气了。

## 铁皮鼓读后感篇二

《铁皮鼓》的主人公奥斯卡就是一位有特异功能的小孩，声音能震碎玻璃，哪里不爽吼一嗓子，玻璃杯、窗玻璃、灯泡

全都能报销了。这项特异功能一向到他30岁才逐渐丧失。

如果把这部小说完全看成历史和政治的隐喻是不公平的（即使能够说得通），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部写给大人的长篇童话。童话当然是带有奇幻和吊诡色彩的。其实我想说是魔幻现实主义，但我只看过莫言，没看过马尔克斯，不敢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我是用kindle的pdf影印看完此书的。用kindle的缺陷就是无法自由标记，细读中引起的感想只好放弃或者零星散落在便签。阅读过程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创作，这个过程会激发起无尽的联想力（非想象力），将生活中遇到的事件、看过的书籍、甚至是个人性质的畅想统摄到感性思维升起的时刻。我大概一个多月之前看完的这本书，由于没有细致的标注和笔记，只好借助便签的只言片语来恢复我当初阅读的真实感受。

将格拉斯称作“德国的莫言”是我的独创，是我即将恢复文学自由身的自由。将二人放在一齐，自然有我的理由。如刚才所言，我不会说得那么复杂那么充分（没时间也懒得费事），只把一个多月前模糊的感性阅读印象作稍微书面化的呈现。

## 一、缺陷或傻子的视角

“诸君请勿问我是从何得知这一切的。奥斯卡当时差不多样样事情都明白。”

“之后，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音乐家迈恩明白蔬菜商的种种事情…”

叙述者站在第一人称的位置，而为了叙述的方便，不得不重拾全能全知的视角，但“我”与“全能全知”是矛盾的，怎么办呢？作者狡猾地以一种看似“魔幻”“吊诡”的口气直

接说出“我”的名字，颇为无赖。莫言在《丰乳肥臀》《檀香刑》中没少用这样的技巧。

上官金童成为乳罩专家，奥斯卡成为绘画裸模，其实这些有缺陷的主人公拥有自卑与自恋的双重身份意识。我早在大学时就对傻子视角感兴趣，表面上傻子迷迷糊糊，血肉里却是聪明之极，往往叙述者还会对这种自以为是的聪明洋洋自得，比如阿来《尘埃落定》中傻子所想的这段话：

我突然明白，就是以一个傻子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这个世界任何东西都是这样，你不要它，它就好好地待在那里，持续着它的完整，它的纯粹，一旦到了手，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全部得到。

这就好比作者的宣言，傻子视角虽好，但往往需要凌驾于“我”之上才能到达叙述的完整。

这种缺陷或傻在一些特定场合却能产生惊人效果，是心智正常、身体健全的人所达不到的。《铁皮鼓》有一次是奥斯卡与护士在公共场合跳舞，尽管奥斯卡是个“古怪”的侏儒，但详细描述舞姿以及由于身体缺陷带来的惊险动作，但是最后最后是“有了观众”“听到了惊呼声”“回到座位上时，还始终有人在鼓掌”。这种缺陷与成功的反差不禁使人想到《闻香识女人》中艾尔帕西诺跳舞时气质的优雅、动作的娴熟，《盲探》中刘德华的那一段舞步绝对受到了《闻香识女人》的启发吧。

## 二、多情女人多情郎

看看《丰乳肥臀》的女人们，命运的杯具赋予她们坚强的性格，但在男性话语主导的社会，收获的却是不对等的感情。

《铁皮鼓》的两个最重要的女性主角母亲阿格奈斯与玛利亚，都与不止一个男人发生感情纠葛。当然不是说作品中出现这样的情节就拿来放到一齐比较。而是按量化来看，莫言是热

衷于叙述这样多情的主角的。我没看过格拉斯的其他作品，但是《铁皮鼓》人物的感情之热烈，让我想起以前看过的获过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罗歇·瓦扬《律令》，对于感情，有一种野蛮的强力涌动在人性的地表。

女性主角是个大方向，感情线索也值得考究，仔细揣摩会有很多话能够说，但说多了，好像又成了车轱辘话。

紧之后想说性或性器官的频现也是二人能产生联系的元素。大概是对女人、感情而起的浓烈而不可自持，所以经常在作品中肆无忌惮地抖露私货一样的性暗示。在这一点上，不少作家还真是构成了独特的个人气质，比如茅盾的“乳房”，冯骥才的“金莲”，初读就留下了深刻的感受。

### 三、泥沙俱下的叙述语气

叙述语气是我自己发明的词语，真正的文学评论者大约是不会这样说的。但我总觉得《铁皮鼓》中洋溢着一种信马由缰的语气，或者叫腔调。这在我阅读莫言的《丰乳肥臀》时有相似的感受。“泥沙俱下”这个词是我同学在课堂上提出的对莫言的评价，我觉得极恰。据说58万字的《丰乳肥臀》八十多天就完成了，所以感情是饱满的，但是语言上欠收拾，不简洁、弱化语言美感几乎是绕不开的评语。《铁皮鼓》以地点的不同共分三部分，每部分再用十多个小标题来组织。由于新人物中有旧人物的影子，那么在说到新旧人物共同经历的事情上就必然陷入不厌其烦地反复叙述之中。有些重复是创新，但是弱化审美的重复还是少一点好。

但《铁皮鼓》的语言也有心酸的幽默（我发明的词），这是在阅读中间隔几页就能发现的。举个例子，把死人在地底下的腐败说成“分解自己”，当时我就有一种异样的感受，这是怎样的一种修辞呢？是双关还是戏谑？其实书中有不少这样的言语，以至于译者思考到外语国家的人群可能体会不到其中的妙处，不时用注释来解释原语言的内涵与用法。即便

如此，我想，也不能完全展现原文语言强大的本土性。这就像我一向认为《围城》被译到国外，但其中的中文限制的幽默能被发散出十之一二就不错了。

就在我这篇读后感写到中途的时候，突然想到别人是否已经注意到了莫言和格拉斯的可比性？于是以“格拉斯”“莫言”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搜索全文，得到了验证。看来这一次我的感性阅读感受还是有可信度的。

是的，我将恢复文学自由身了，所以放肆了起来。

### 铁皮鼓读后感篇三

《铁皮鼓》的作者刚修改完最终校样，这本书就离他而去。最终校正发生在十四年前，从此我就失去了《铁皮鼓》。这部小说被译成了克罗地亚语、日语和芬兰语，我料定它会使各国的小资产阶级坐立不安。但泽市郎富尔区是我失去的故乡，它的声名在世界各国不胫而走。

评论与成见堆积如山，它们似乎阻挡了我通往此书的道路，因为我从未首尾连贯地阅读过印刷好的《铁皮鼓》。五年以来，《铁皮鼓》的写作计划或底稿，它的第一稿、第二稿和第三稿决定了我的生活习惯乃至睡梦。此刻这一切都已结束。随后出版的几本书，例如《狗年月》和诗集，当时都已近完稿，唾手可得。

迄今为止我从未读过装订好的《铁皮鼓》，这能够归因于职业习惯所产生的厌恶感。即使是此刻，当有人要求我讲述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产生过程时，我也只是漫无目的地翻阅某些章节的开头几页。起初我并不太情愿回顾我往日的状况和写作《铁皮鼓》的起因，我害怕作茧自缚。《铁皮鼓》的作者谈《铁皮鼓》，而他是一位可疑的见证人。

正因为我承认自己没有资格评述这部小说，所以我能够成堆

地清扫垃圾，并且能够避免有益的谎言。这些谎言像插枝一样使日尔曼语言文学的温室欣欣向荣。

既不是创作欲(诸如我肯定要写并且明白怎样写)，也不是蓄积已久的决心，(诸如我此刻要动手写了!)更不是某种高尚的使命感或指标(天赋的义务之类)，促使我坐在了打字机前。小市民的出身也许是我的最可靠的推进器，因为我要缩短自己与上流社会之间的距离。我雄心勃勃，立志要干一番惊天伟业。时断时续的文科中学教育(我以五年级高中生的身份肄业)更助长了这种臭不可当的雄心。这是一种危险的动力，它常常通向傲慢。恰恰因为我了解自己的出身及推动力，所以我在写作时总是简单而冷静地控制这种动力。我将写作视作一种有距离感的、带有讽刺色彩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个人的，而它的结果(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则是公开的。

一九五四年我的母亲海伦·格拉斯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六岁。因为她不仅仅怀有小市民的情感，而且热爱戏剧，所以在她的儿子十二三岁时，她就不无嘲讽地叫他培尔·金特(注：培尔·金特，易卜生的剧本《培尔·金特》的主人公，利己主义者。)。她的儿子喜欢虚构故事，并且向她许诺将给她带来财富、送给她波斯羊羔皮大衣和去尼泊尔以及香港旅游的旅费。《铁皮鼓》在她去世五年之后面世，并且获得了培尔·金特所想象的那种成功。母亲在世时，我总想向她证明自己的潜力；然而直到她谢世之后，我的能量才得以释放。

## 铁皮鼓读后感篇四

铁皮鼓一直贯穿整个故事，主人公奥斯卡从三岁就开始背着它。

铁皮鼓陪同奥斯卡见证了无数的历史瞬间。

铁皮鼓见证了奥斯卡三岁从十九级地窖摔下来的时刻。

从那一刻起，奥斯卡今后十几年的人生里没有再长高一厘米，维持在九十四厘米。

铁皮鼓随着奥斯卡一起经历了波兰邮局保卫战，德国入侵波兰、苏军炮轰但泽等等历史事件。

奥斯卡不停的敲鼓，他用鼓声敲出了她可怜妈妈的死亡故事，用鼓声敲出了他所经历的荒诞又魔幻的一生。

故事里，奥斯卡颠沛流离，他经历战争、去前线表演、做石匠、当艺术院校模特、在爵士乐队演奏，通过这些事情，奥斯卡充分参与了一系列历史事件。

于是，随着奥斯卡的转变，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一点点展现在眼前。

这本书有着深刻的政治隐喻，通过奥斯卡经历的荒诞表现出来。

要理解这本小说，一定要对相关历史事件有充分的了解。

我对这些历史的了解并不深刻，于是并没有产生亲历过这些事件人们看本书时产生的共鸣。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继续读这本书，故事的脉络还是很清晰。

随着奥斯卡的视角，故事虚实结合，有真实的历史事件，也有奥斯卡唱碎玻璃的荒诞。

奥斯卡身边的人接连死去，他的生父布朗斯基参与波兰保卫战被处死，他的名义上的父亲马采拉特身为纳粹被反攻的苏军击毙。

他跟随“继母”玛利亚来到新城市，经历经济低迷时期、物资匮乏时期。

奥斯卡一直在两个极端摇摆，一方面他是撒旦化身，用鼓声送走了人们的生命亵渎神灵；另一方面他是耶稣的化身，用鼓声展示了他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

鼓一直伴随着他，敲响在每一个历史节点，故事的节奏就是鼓声的节奏。

通过读这本书，似乎也听到借由鼓声发出的历史的咆哮与低沉。

这是本多视角多层次展现历史的不可多得的好书，可惜我也没有完全读懂，读完后只留下一声赞叹。

## 铁皮鼓读后感篇五

一九五二年春季与夏季，我搭车旅行，周游法兰西。我没有谋生的职业，只是在包装纸上画素描，并且不停地写作。我文思泉涌，下笔千言，除创作了模仿宗师巨匠的颂歌《昏睡的舵手佩林努鲁斯》之外，还写有一首臃肿的长诗，长诗的主人公柱头修士就是奥斯卡·马策拉特的前身。

囿于时尚，我将长诗的主人公确定为一个年轻的存在主义者。他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职业是泥瓦工。他狂野而博学，经常引用名言。就在富裕生活到来之前他已厌倦了富裕，恶心成了他的嗜好。他在无名的小城中砌起了一个高柱，蹲在柱头上坐禅。他的母亲对他骂不绝口，用一根长木棍挑着饭盒将饭菜递上去供他食用。她力图引诱他回家，她甚至获得了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少女合唱团的支持。小城的社交圈子环绕着高柱，敌友皆麇集于此，最终形成了一个仰望高柱的团体。了无牵挂的柱头修士俯视下方，沉着地变换重力腿与虚立腿，找到了他观察世人的视角，并且满口隐喻。

这首失败的长诗被我束之高阁。从它仅存的断片中可以窥见：当时特拉克尔里尔克和蹩脚的加西亚·洛尔卡德文译本，对我



的影响多么巨大。唯一有趣的是诗中对一种超然的视角的寻求。高高在上的柱头修士的视角太静止了，而奥斯卡·马策拉特三岁男孩般的身高则恰到好处，这种侏儒视角既灵活多变，又可造成距离感。我们可以说矮子奥斯卡·马策拉特是柱头修士的对极。

同年夏末，当我离开法国经由瑞士前往杜塞尔多夫时，我与安娜初次相遇，并且通过直观废除了柱头修士的形象。一天下午，在一个普通的场合，我看见在喝咖啡的成人之中站着一个人脖子上挂着铁皮鼓的三岁小男孩。男孩的神态引人瞩目，深深地嵌入我的脑海之中。这个三岁顽童对他的乐器相当痴迷，甚至达到了忘我的程度。与此同时他对午后边喝咖啡边聊天的成人世界作出一副不屑一顾的表情。

这次“发现”被遗忘了整整三年。我从杜塞尔多夫迁往柏林，认了一位新的雕塑老师，与安娜重逢，次年结婚，将误入歧途的妹妹从一座天主教修道院中接出来，画素描，制作飞鸟雕塑、稻草人和用金丝编成的母鸡。我的第一部长篇散文习作《栅栏》采用卡夫卡的小说模式，并且借用了早期表现主义者丰富的隐喻，然而这部习作却失败了。随后我一挥而就，创作了第一部结构松散的即兴诗集。这些简洁明快的诗歌逐渐脱离了作者的控制，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这就是《风信鸡的优点》，是我出的第一本书，它采用平装本形式，包括诗歌与插图。

此后，我在主要从事雕塑家职业的同时，还完成了一些短剧，例如独幕剧《叔叔，叔叔》和《洪水》。当我应邀出席四七社（注：四七社，联邦德国的文学团体，主要创作倾向为批判现实主义。）的聚会时，我朗诵了这些短剧，取得了一点点成功。因为安娜是个舞蹈家，所以我也为她创作芭蕾舞剧脚本。我尝试着起草了几部芭蕾舞剧，舞剧的情节后来成了小说《铁皮鼓》的章节，例如小说的开篇“肥大的裙子”、关于船艏石像“尼俄柏”（注：尼俄柏，希腊神话中的底比斯王后，她的十二个子女被阿波罗和阿耳忒弥斯杀死，因此她整日哭泣，最终变成石像。）的故事和“末班有轨电车”，在小说中，奥斯卡·马策拉

特和他的朋友维特拉乘坐着这班电车穿越夜幕下的杜塞尔多夫。此外还有波兰骑兵进攻德国装甲车的场景。这些芭蕾舞剧草稿被我弃置一旁,均未发表,最后都化作了史诗般的小说《铁皮鼓》的章节。

我全副武装,携带着长期积累的素材、不明确的计划和确凿无疑的功名心,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安娜想接受更为严格的芭蕾舞训练,因此我们于一九五六年初离开了柏林,前往巴黎。虽然我们此时一无所有,但是我们的旅行却无忧无虑。在皮加勒广场附近,安娜拜诺拉夫人为师,诺拉夫人在安娜心中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俄罗斯芭蕾舞教练。就在我为剧本《恶厨师》作文字润色的同时,我写下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这部长篇小说的标题屡经变更,从《鼓手奥斯卡》到《鼓手》直至《铁皮鼓》。